

季子遺聞

二

漢書門			
二	二	四	九
六	〇	八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四	九
六	〇	八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45
冊數	4 (2)
函號	288 2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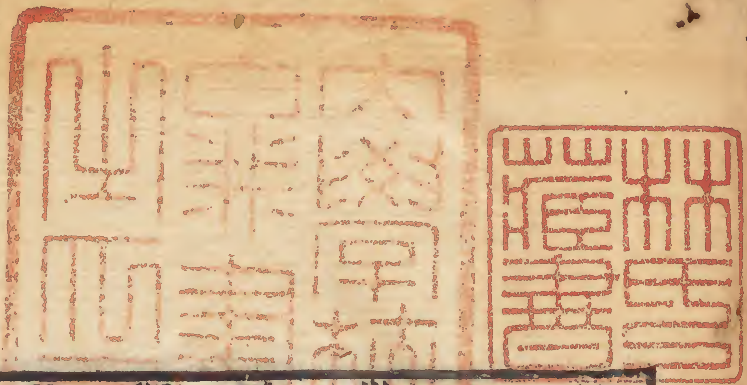


明季遺聞卷二 南都

淺草文庫

江左鄒 漪流綺輯

崇禎十七年三月賊李自成逼京師南京兵部尚書
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先帝殉社
稷南京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惠王桂王
道遠難至潞王福王周世孫各避賊舟次淮安潞王
人望所屬倫序稍踈鳳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可法及
署禮部兵部侍郎呂大器等請奉福王為帝可法大
器持不可二十七日右都御史張慎言戶部尚書高



弘圖詹事府詹事姜曰廣吏科給事中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維經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復集朝內會議獨大器後至議不決孔昭沾贊周力持之遂以福王告廟五月初一日王入京以內守脩府為行宮各官朝見靈壁侯湯國祚訐奏戶部靳餉語過激大器以非對君禮呵之御史邢彪佳奏綱紀法度為國之本李沾等言朝班宜肅彪佳又言宜早頒大號敬天法祖諸事乞之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極孔昭請即正位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且

示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為當禮部魏國皆然之乃定以初四日監國十五日即位改元弘光召可法弘圖士英入閣辦事又用姜曰廣王鐸俱為大學士改慎言吏部尚書士英掌兵部弘圖掌戶部事可法請督師江北士英專國陞大器吏部左侍郎沾太常寺少卿維經應天府丞進贊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周堪賡戶部尚書顧錫疇禮部尚書黃道周何楷張

名賢並進

有譽王心一何應瑞高倬解學龍賀世壽為各部侍郎劉士禎侯峒曾鄭瑄許譽卿為各寺卿而一時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珠莊鰲獻袁愷馬兆羲揚時化詹爾選李模張瑄鄭友玄喬可聘李白輔李長春等原官起用徐汧曹勳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學士名賢濟濟布列朝端于是設立屏藩陞左懋第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僉都御史巡撫淮揚調總兵官鄭鴻逵黃蜚鎮守鎮江鄭彩分管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勅御史祁彪佳等

此亦寓調
停于進取
之意愚以
即倣古審
鎮法亦當
在大河以
北開屯設
府豈堂與
之內而遷
以審離視
之

分行安撫江浙設淮揚徐泗鳳壽滁和四鎮以總兵官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邵沛貢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總兵官高傑轄徐泗泗水徐泗宿臺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穎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黃得功侯爵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佑廣昌伯得功素忠

靖南固忠
勇若與平
亦勁旅也
時病在爭
揚州而失
人心耳

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
廣并晉侯爵傑降賊也有號勇名稱翻山鷄舊與閩
賊同夥闖掠得邢氏以其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傑
與氏通摯之來降陝督洪承疇撫御有恩能得其用
及孫傳庭繼在冷傑與白廣恩為前鋒二將各不相
下遂潰潼關不守傑由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肆劫
掠抵揚州揚人罷市登陴死守傑攻之多殺掠淮撫
黃家瑞守道馬鳴騶集眾議事進士鄭元勳與傑善
為言當事請放高兵入城眾譁甚指元勳為高黨謂

言取禍

三公皆丁
時人望

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段斬之城樓傑恨攻益力可
法曲解之久之始移駐瓜州去良佐開鎮臨淮士民
不服互訐得功薄廬又提兵與傑爭淮揚戰不勝以
太僕少卿萬元吉監江北軍解之元吉貽得功書期
共戮力王室得功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鼓勇殺賊
元吉以得功書馳示傑等始罷兵隸傑可法標下為
前鋒總兵官吏部尚書張慎言薦用原任大學士吳
姓吏部尚書鄭三俊詔赦姓罪陛見三俊候另議二
十三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臣呼大小九卿科道於

廷大罵慎言欲逐之去謂雪奸除兇防江防河舉朝
臣子全副精神且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
官不及武臣結黨行私所薦吳姓有悖成憲又言慎
言原有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慎言立
班不辨御史王孫蕃訐孔昭先帝裁文操江歸武揆
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
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高弘圖言家臣自有本末何
遽殿爭明日孔昭補疏糾參慎言具疏求去李沾又
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

成何國體

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於是高弘圖姜曰廣相繼乞
休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
之權今用人乃慎言專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
謂之姦臣等皆贅員矣慎言薦牲助臣知爲不可臣
不能知票擬寔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五朝人望臣
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尊
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
几若訟庭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命六月命禮
部鑄國璽以金代之史可法馬士英各奏吳三桂殺

此三輔思
漢之誠朱
仙父老之
義情無一
旅應之耳

賊功封三桂薊國公世襲遣海運中書沈廷揚運米
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召原任都督陳洪範陛見
遣同兵部主事馬紹愉費國書使燕應夫巡撫左懋
第以母變請北行加洪範太子太傅懋第兵部侍郎
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紹愉太僕少卿給路費銀三萬
兩以往而命僉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時山東河
北殺偽響應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遼撫黎玉田御
史盧世漑貢生馬元騷等殺偽防禦使閻傑等十八
人奉宗室朱帥欽權稱濟王淮揚漕撫路振飛巡撫

王燮擒原任河南叅議偽官呂弼周王富率士民射
殺之又擒偽官胡來賀宋自成李魁春沉之河又擒
癸未進士偽官武倭解京宿遷百姓又擒偽將董學
禮殺之濟寧都司李允和殺偽官劉濬尹宗衡張問
行傳龍等九人因原任交西道副使叛官王世英解
京獻俘開封府推官陳潛夫寒勇李遇知劉洪起等
各殺偽官南附原任河南勸農兵部尚書丁啓睿命
叅將丁啓光俘獻偽官陳奇賈士俊尚國俊許承蔭
孫澄范雋郭經邦等七人陛見青州府衡藩率諸生

驅殺偽官請徒內地四川巡按御史劉之渤奏報合江仁懷擒殺賊楊騰鳳張見陽等擢燮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丘磊充山東總兵官加謝陞少師兼太子太師玉田兵部尚書世准工部侍郎時訛傳德主起義以謝陞為謝陞也改潛夫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啟睿以原官為河南安撫賜遇知洪起總兵官勅之渤下部紀錄振飛尋為馬士英論罷燮初任祥符令三守危城才識胆力無不起絕其在淮極著勞績與振飛鼓舞官民殺偽使碎偽牌賊騎逼河上躑躅不敢

王公有經天緯地之才夏儀仲先生嘗為予言之

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城人共倚之士英奏薦欽察阮大鍼以知兵賜冠帶陞見舉朝大駭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乃于大鍼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為大鍼奏辨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調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于所

阻用大鐵
正也薦用
大鐵權也
若使大鐵
果有才畧
則魏璫之
逆洵非李
賊可比權
亦何妨于
三無奈一

忌而錮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
甚日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見
欽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
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令
增龍馭之凄凉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
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
議而已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
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恟非陛下所
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鐵對照則顯顯

得柄用遂
致亡國山
人之不可
輕進如此
哉

今旨未免少愆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
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絲綸呂大器奏
言先帝血食未寒爰書稟若日星而士英得然不顧
請用大鐵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為弁髦
給事中羅萬象奏言輔臣薦用大鐵或以愧世之無
知兵者然而大鐵寔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
枕上之陰符而神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
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御史
詹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

確不可移陛下躡御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
 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搥胸愿思一報近聞燕
 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籲先帝而呼天驅殺偽官各
 守險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
 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
 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太鉞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
 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嘗延齡太僕少卿萬元
 吉御史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等
 皆連䟽糾不聽大鉞召對稱旨復具陳聯絡控扼進

張家宰清
 白吏何處
 得銀其在
 南爲司農
 布燐瓦燈
 無異寒素
 余稔聞之

取接應勦賊四着又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隙竟用
 爲江防兵部侍郎吏部尚書張慎言工部尚書程註
 乞休去贈慎言子舉人履旋爲御史履旋以闖賊拷
 銀義不受辱貽書慎言謂與其虧體以辱親不如殺
 身以明志投崖而死者也陞何應瑞工部尚書徐右
 麟吏部尚書召劉宗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屢
 䟽論時事不署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太鉞進退關係
 江左興亡又言討賊之法一曰據形勝江左非偏安
 之業請進而圖江北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重

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勢益孤賊黨自盡矣一日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撫非才即如淮揚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遠地是倡逃之寡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

鳴事必不可行亦何可無此議

皮不
合時宜

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慎爵賞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兵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捷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重則分奪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恢復焉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為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書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辭體也一日覈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

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而至于偽命南下徘徊
于順逆之間者寔煩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
討賊復仇法畧具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逮酷吏
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
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夫臣子皆當
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
宜概行外此後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
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
師大江以南固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

之言
之識

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
父危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木
行之凶聞確矣敷夫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
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圍
之策却兵權于閩外首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
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二然猶
或日事無稟承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
然而亟馳一介使賫璣丸問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
或起塞上羸王共激仇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

快論讀之
如幽夜見
月溽暑聞
雨

訪諸皇子前。若苟効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而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令九邊督鎮卷甲銜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畫屬體面。天假之靈。僅令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面自于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三。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喪詔何等大典。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舛謬錯出。即成服祇成名色。是先帝終無服于天下。

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乃一概竟用新恩。即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且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土。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典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澤清傑等。公疏糾宗周。稱草莽孤臣。有不臣之心。請加重懲。又糾宗周勸上親

征以動搖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
罪名教黃得功又疏辨實不與聞馬士英陰尼之不
得上弘光論憲臣平日以議論取重蓋刺之也史可
法以廷臣論是非疆臣論功罪兩解之起錢謙益陳
子壯轉黃道周各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補華允
誠吏部員外夏允彝吏部主事允彝盡以家產籍于
官以助兵餉討賊授黃文煥楊廷麟翰林院編修文
煥以道周建言被杖牽累革問廷麟因忤嗣昌降調
軍前贊畫者也御史李模疏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自

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勒貞蔚為陛下之功臣夫
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
名而甚至輕加鎮將於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聞效
桑榆之收事陛下未聞汗馬之績按其罪亦在戴罪
之科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抑以勗勉敵愾無嫌
溢稱然而名寔之辨何容輕假願陛下勅諭諸大臣
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勿徂茲功必大慰先帝
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一概勛爵俱應辭
免以明臣諡至絲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直

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縷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太
 僕少卿萬元吉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
 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蒞海宇懲逆增用事
 斷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徂之爭意見之
 玄黃畧網繆之桑土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
 一時宵旰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走杖
 加派抽練新法脩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
 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
 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

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
 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櫻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
 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
 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庭擁
 兵關中識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退
 扼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俾
 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感
 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
 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

由事後而觀咸追恨違者之悞國設事幸不敗必共
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大率類是
當局者心休無全利之害誰敢違衆獨行旁觀者偏
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強入從我私意徒滋寔着未講
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在議之途大畸也又疏言
賊今被剽入秦挑精選銳垂延東南轉盼秋深出南
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積怒
深怨于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
畏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

道盡人情
各且猛省

凌南金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窺人情顛
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居功者思爲史冊之矯誣見
牙者不顧公論之注射舌戰徒紛寔備不講一旦有
急不識置陛下於何地得毋冷三桂竊笑江左諸人
功非功而才非才乎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
改葬梓官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主一祭告燕
山陵寢未言今日在君父九自貶損尊養原非樂受
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期茅茨雖陋可勿剪
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以外可概節也有

名實未稱

以處優晏行進者勿聽刑部侍郎賀世壽疏言刑賞
 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
 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
 敵愾恩數已盈勲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
 已釋高墻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為庶人
 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即
 崇禎朝肆惡淮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諫止之上先
 帝尊號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忻城伯
 趙之龍言思非美字尋易為毅宗烈皇帝尊建文君

為惠宗讓皇帝景帝為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為
 與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為恭皇帝尋改為孝
 皇帝立崇廟允禮部尚書顧錫疇議削溫體仁文忠
 謚尋復之予大學士文震孟謚文肅劉士一璟謚文端
 賀逢聖謚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謚文介詹事姚希
 孟謚文毅兵部尚書呂維祺謚忠節山西巡撫蔡懋
 德謚忠襄隨州知州王燾謚忠愍懋德謚尋奪之湖
 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
 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語下志孔

復前佐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
 餽福邸舊闈田成張執中等兩闈向弘光曰主上非
 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下皆議主上皆恩矣且馬
 公在闈諸事不煩主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
 有念主上者弘光嘿然即賜諭留澍復連上十疏稱
 自昔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於外者必陛下
 內秉精明外採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母因一
 時之才情博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既盛禍患驟至又
 云正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輦轂之

諸疏無此
 親切痛症

下貪汚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
 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魏璫窺竊神器以
 來實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心乞陛
 下懸諸日月以除惡魃弘光屢論趨澍赴楚乃去先
 是六月初二日 清朝傳檄至濟寧一固山額真右
 為傳奉事奉攝政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
 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一平西
 王吳為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
 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一日

正為未對
張本但百
姓之願何
墓而為若
輩功名地
乎

又有部文索取冊籍時山東服款盧世淮降李建泰
謝陞馮銓皆為清朝內院大學士濟主走死而畿
輔重地兵民不輯鎮將于永綬駐鎮江會與浙兵鬪
殺浙營守備李太開中矢死之邊兵焚民居數十里
邊兵有云四鎮以殺搶封伯吾輩何憚不為事聞命
赴史可法軍前核治與平伯高傑疏言日今太勢守
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
自穎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
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為江南

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弄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
可觀傑發揔兵李朝雲赴泗州又發叅將蔣應雄許
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寧南侯左良玉報稱
副將蘇薦遊擊朱國強斬賊四百餘級獲偽官江一
洪獻俘京師又獻賊遣偽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
一帶原任兵部王事部獻珂起兵戰於桃園賊兵潰
追獲偽將宋朝臣斬之遣御史陳蓋募兵雲南廣西
巡撫方震孺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麒與兄愈
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措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

蔣芬捐俸資造火器募勇士朱千勛劉鍊臂等三請
 勤王其詞有曰幸而邀天之幸迅掃狂氛指日秦凱
 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胆決腹下瞑而萬世不視以
 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以無負職三十年讀書之
 志識者壯之命總兵官王之綱迎太后於河南郭家
 寨常守義家以僉都御史劉之渤巡撫四川范鏞巡
 撫貴州時敵賊在川陷涪州再陷瀘州順流下重慶
 破成都取壯男子去耳鼻及兩臂驅至各州縣言兵
 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紳以待秋毫無規由

洞時事若
 火談兵
 重親
 重親
 重親
 重親

是所至如破竹巡撫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
 官王行儉俱死瑞主蜀主闔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
 賊士英猶請降救獎之考選游有倫朱統銓趙進美
 沈宸荃沈應且吳春枝吳鑄吳适林冲霄劉夫斗左
 光明蔣鳴玉湯來賀李白池胡時亨為科道部屬官
 起補張采禮部儀制司主事熊汝霖戶科給事中章
 正宸吏科給事中正宸疏言兩月以來聞太史錫盤
 矣不聞敵俘武臣私闖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遜矣不
 聞敵懷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細如此而曰是與朝氣

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此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僞官爲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申討是劇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且亟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血脉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恐賊不難日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縞素親率六師於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冒矢石履行陣哉聲靈所震入切同仇虎豹貔貅勇憤百倍也今都門部院寺司各署不

稱行在而工作儀文陛下赫然欲爲中興今主且嚴勅諸大臣速簡爾車徒某舊額某新增水幾何陸幾何速備爾芻糗幾何本幾何折玉幾費客幾費選爾將帥某堪堅壽某堪分閫審爾形勢某地建鎮某地設堡某處埋伏某處出奇修爾戈矛繕爾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拒險處要大勢已得天下大矣不慮無人臣未見張韓劉岳之杰不應運而出也中旨傳陸吏部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尚書有譽清望素著士英借以開傳陸倖門也正宸封還力爭不聽魏國公

張公清謹
編取

徐弘基東平伯劉澤清廣昌伯劉良佐荐起原任吏部侍郎張捷御史張孫振劉光斗工部主事鄒之麟正宸又疏爭不聽封太后弟鄒存義為大興伯福府千戶嘗應俊為襄衛伯補青浦知縣陳燠為中書舍人子王鐸弟鏞子無黨世錦衣指揮使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荐內批陞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為都察院堂上官監生涂仲吉生員諸永明為翰林院待詔應俊者本革工值弘光出下應俊負之履雪中數十里脫於難與鏞燠無黨各翼衛有功者也廷秀仲吉

永明者皆先帝時中救道周下獄杖戍者也補陳子龍兵科給事中子龍疏請廣忠益謂當黃道周觸忌權佞構陷至深先帝震怒禍將不測群工百官相戒結舌獨涂仲吉以孤童担囊走萬里外上書北闕予杖下獄獄吏希迎拷掠茶酪至死不屈以明道周之冤此雖王調貫械以訟李固杜仲殺身以救李雲亦不過是幸先帝聖明得以俱免憲臣劉宗周昔以廷諍去國孝廉祝淵毅然請留先帝已輕議爵迨後奸臣挑激復徵轆車雖與仲吉得禍輕重有殊然為國

惜賢舍生取義其揆一也當仲吉赴戍之時視淵被
逮之日臣皆得與接對仲吉凝靜深遠絕不以立名
自喜祝淵謙抑温恭惟以出位引咎間有授贈錙銖
不納若置之臺諫之班必有以上補衮職下剔奸邪
又疏請慎名器謂陛下間闕南返從官幾何衛十奄
尹寔寔無幾今天位既登來者何衆不遏其流何所
底止必將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
非國之福夫勸功誘善惟在爵賞一為輕濫後將無
極豐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為嫌朱紫盈門貂蟬滿

座尤垂國典立政之始惟願陛下慎持之嗣後果係
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
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又疏請用賢勿一爵人
以公一在憲臣之宣召也憲臣老成清直海內盡知
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望天顏在陛下以方論
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躡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
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子有攜手
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躑躅而不前矣陛下誰與
共濟天下哉一為討臣之特用也討臣清端敏練百

直挾其隱

詞嚴義正
大臣告君
之体

僚所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墨敕斜封。覆轍
可鑒萬一。異日有好邪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議
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
間。臣等爭之。則已有前例。立國之始。臣愿陛下黃持
之也。疏入。俱不聽。大學士姜曰廣疏言。祖宗會推之
典。立法萬世。無弊斜封。墨敕。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
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間
出。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勛
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

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温
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其所得部臣。
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勛臣。則力阻南
選。盡撤守禦。雅狂之李國禎也。其所得大將。則統袴
支離。之王樸倪寵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
史。堯陳啟新也。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者也。乃
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搃由鄙
夫熱心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線索關
通。中自有竅。門戶摧折。巧為之詞。內廷但見其可憐

之狀聽其一面之詞遂不能無聳動間以其事密聞於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於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臣昔痛心此弊亦於講苑敷陳但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既候陛下豈堪再悞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溫習經書間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遠烈晉元宋高之何以終狙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惓惓以親君子必遠小人為說李綱之受命禦亦何以

禁革三大
弊政其報
未易量裁
區區名位
何足以云

切切信君子勿間小人為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陛下與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御史初彪佳疏論時政謂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為功以羅織為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寔為權奸之鷹狗詞從迫勒而來罪案聽指授而定即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酷慘等於來周乎及從無徐杜此

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為錦衣衛。常
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
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鬻刑章。飛誣多及
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於吊拷。怨憤克塞於
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托之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
未能稍清。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於大夫。原祖
宗忠厚。立國之本。及於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
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
必殺之刑。况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

正人君子
計圖一網
打盡毒哉

之譽。蓋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盡行削色。氣短神搖。
卽恤錄隨頌。已覓驚骨削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
君臣之分。誼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馬
士英阮大鍼投意。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候考吏部朱
茲鑲疏。誣姜白廣穢跡。顯有逆謀。詞連史可法。張慎
言。呂大器等。禮科袁彭年。據祖制爭之。云中尉有奏
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賚奏
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
何竇直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戢。

公論昭於日月

臣禮垣也事涉宗藩皆得執奏吏科能汝霖言統纘舍血噴人不顧拔舌如此不駭朝廷設位言官何用通政使劉士禎亦言曰廣勁骨蕙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纘何人揚波噴血掩耳盜鈴飛章越奏不由職司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聽先是李沾攻呂大器懷二心劉澤清亦請誅大器指其誣殺摠兵柴時華起用王重掌選及比雷縝祚大器許奏馬士英驕官賣爵敗法亂紀諸罪且言吳姓鄭三俊輩豈無二事之失而清直剛介與望攸瑞

定評

新建膠州百折不回固皆賢相若王孟津之侃侃諤諤亦庶幾者成人典堅矣

馬士英阮大鍼等亦有二技之能而貪鄙險邪群情共恨大器予舌去尋削職刑部提問日廣票擬降調封疆失事太監孫呈榜內批予原官又票擬御史祁彪佳論詔獄廷杖緝事三大弊許禁革發改票同官王鐸言吾輩志在報國若苟且因循害民悞國朕可斷此旨不可擬也日廣指稱臣所守者朝廷之法度一官之職掌臣死不敢奉詔不聽鐸又疏言國家新造人心易洩當以安靜為主厥備應行禁止不聽引圖票擬正宸等爭中旨傳陞有譽事發改票再擬再

發改又揭爭統鎖紂曰廣事應究治亦再二發改稟
 及陳設廠衛爭用大鉞請名可法入直數事弘光召
 入厲聲責弘圖把持弘圖言臣死不敢奉詔不聽復
 具疏辨尋予告去例轉科道陸朗為僉事黃耳鼎為
 副使內批留用徐石麒言朗耳鼎交通內臣俸留非
 法朗耳鼎疏攻姜曰廣徐石麒劉宗周結黨欺君把
 持朝政無人臣體曰廣石麒宗周各予告去御史瀛
 有倫奏今日國事淆亂不知禮義廉耻為何物明知
 君子進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甚至常人

視一官為
 輕則無不
 能盡之言

所不忍道者賣於君父之前科道微有糾劾則指為
 比黨相戒結言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也科吳道疏言曰廣宗周歷事五朝貞心亮節
 久而彌劬應亟賜留不聽吏科熊汝霖奏朝端之士
 玄黃交戰即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勛臣繼以方鎮
 固留恢復之術全然不講惟舌鋒筆鏑是務以匿帖
 而逐舊臣矣俄又以疎籓而參宰輔矣繼又喧傳復
 廠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
 乃公廢小臣為誰驅除聽誰主使且聞上章不由通

政○納○結○當○在○何○途○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審○畢
 敷○斜○封○端○自○此○始○事○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必○至○厥
 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黜○者○因○以○俾○利○人○以○可○為○救
 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鷄○犬○亦
 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
 慘○止○有○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
 育○嬰○孩○調○護○為○難○豈○可○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
 何○以○失○節○知○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聞
 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

前事不遠
後事之師

躍○冷○不○萌○而○維○城○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殺○敵○瀛
 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
 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勳○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
 颺○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
 是○屏○先○帝○簡○在○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
 敵○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
 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為○捍○禦○超○遷○宰○執
 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疏○入
 內○批○重○處○陞○祚○彪○佳○為○僉○都○御○史○巡○撫○蘇○松○戶○科○倪

嘉慶追論兵部尚書張鳳翼揚嗣昌陳新甲調度乖
方又論戶部尚書李待問加餉殃民致貽寇患命削
待問官以為聚斂者戒又用御史鄭友玄言削故太
學士周延儒薛國觀溫體仁總督熊文燾官銜廢典
國觀尋以兵科戴英訟冤下部議復予湖廣巡按劉
熙祚謚忠毅宜大摠督盧象昇謚忠烈復御史毛羽
捷原官贈吏部侍郎葉盛為吏部尚書史稱盛博學
宏才文武並濟憲宗朝名臣也戶科錢增疏請修水
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為腹以大

海為尾閘以三江入海為血脉蓋自吳淞淹塞東江
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
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壑不至橫
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勝國時劉河淤厝運
艘市舶走集於此近日漲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
而向西涓涓不入灌溉無資兼之歲歲苦魃平時龜
拆人牛立稿雖復拮据如林何從乞靈海若而救此
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旱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
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

郡之田廬為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蘇松巡按周元泰亦言劉家河急須開濬工部主事葉國華又疏請濬吳淞俱下該撫察議先是馬士英疏請誅逆言從逆諸臣強半素是正人君子之流禮科袁彭年駁之謂從逆姓名傳播不一在樞輔義憤填胸或不覺言之偶激然恐僉人乘間陽為正人口定陰為逆黨解嘲甚且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為異日翻逆之轉語不至淆國是而傾善類不已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夫從來

善類所歸間襟匪德往往有之東京盛名豈無逆死之張儉元祐銅籍亦有巧免之元章三士作朋官業分席七賢寄山王可豈因鄴官一姓之惡遂毀銅台全部之音惟是溫公一信蔡信而紹述之禍旋起唐室一進逢吉而興復之業不終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歷觀往事斯言誠千古定案也今日何獨疑之八月命錦衣都督馮可宗遣從緝事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厥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

指陳弊病
洞若列眉
不減裴度
之諫唐德
宗也

見正史。惟太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
後。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尚銘。有
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於正德。丘聚谷太
用等相繼用。事皆倚逆瑾。煽虐。釀十六年之禍。天下
騷然。三盛於天啟。逆魏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
也。自此而外。列聖無聞。夫即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
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在廠衛訪緝矣。乃當世決
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故逆網
之方。即從密網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

錙銖積之
泥沙卸之

以行始。猶帕儀交際。為人情所有之常。後乃耽賄萬
千。成極重莫返之勢。豈非以與援之途。愈秘而專。傳
送之關。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
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脇其尊上。不可不革。疏入。謫浙
江。按察司照磨。時太妃來自河南。弘光論戶工部限
三日內。搜括萬金。以給賞賜。太監諸朝進。請給工料。
錢粮。約數十萬。工部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倬。苦黜金。
無術懇祈。崇儉。工科李清亦疏。請節省。不聽。又詔選
內員。選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陳子龍。朱國昌。

各疏諫亦不聽加翼戴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
太師高弘圖姜日廣王鐸太子太保徐弘基劉孔昭
朱國弼柳祚昌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廕又
加南臨恩可法少傅士英少保弘圖日廣鐸太子太
傅特陞李沾都察院左都御史晉國弼保國公張文
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也換授朱統鑣為行人以
自陳逐日廣故赦從送來歸兵科時敘開屯大瞿山
中允衛胤文兼兵科給事中監與平伯軍以原未從
送南來遼薊總督王永吉經畧山東河北兵部尚書

二公皆實
心做事人
也大屢將
傾非一木
所能支耳

司馬固大
有小人若
張蔡亦子
古義子

張縉彥代丁啓睿總督河南勸農永吉別歷中外曉
暢兵機山左感其德義即東平亦聽其約束而縉彥
夙饒經濟初國破即自縊死復甦賊使牛金星說降
縉彥罵不從賊乃命權將軍張能加刑拷制將軍王
愛臣施羈縲降賊內官王德化加叱辱備極荼毒賊
猶未已挾之西行縉彥潛結義人張一方蔡元吉劫
之於途脫身走龍泉關及太原賊欲得而甘心縉彥
與一方謀與賊洩怨一方許可與元吉夜至日殺
賊易耳非郵符不能出虎口馬人乃投偽將軍陳永

明季通聞

福永福差往河南兩人喜報縉彥蓄亦太原之小店
 待賊賊疑越小店而走晉祠事雖未成而倉卒中未
 嘗須臾忘仇也縉彥計脫奔豐谷山着黃冠走盤駝
 其時賊騎追捕甚急盤駝皆土黠多人肝而食縉彥
 困甚聞馬蹄聲起視則一方元吉也遂脫於難走其
 城聞弘光立遂南渡為賊尉馮國寧盤獲於芝蔴口
 申報賊渠李自成差偽錦衣楊英姚濟聖七月十七
 日拘縉彥於新鄉縉彥召族姓姻友誓以太義日吾
 所忍死以待者為儲君耳散家財一日而盡潛結太

司馬可云
 備極艱苦

行諸雄八月六日義旅集矣而偽將勒馬貫矢出門
 縉彥疑其有變迺命一方刺一人奪其馬射斃數人
 前突之盡殺其黨擒府縣諸偽長隨軍編素登城軟
 血迺舉義兵於合河吉崗同時舉事者有都司蘇見
 樂泰衍祉等聞風來歸者有輝縣吉士式部鄭修武
 李之煥都攀桂獲嘉李青夏時亨原任推官解居易
 知縣李昇郁英總兵魯宗孔一日不期而會者萬人
 其遙為聲援有河南許定國山東張大翼等偽都尉
 黃來襲斬其多級有白旗賊精騎數千為賊援命秦

天下有數
張公李賊
何難殲盡

衍祉先登陣二又有劉皂旗引兵東犯假平西兵設
計走之遇賊營王都尉摧其先鋒賊勢却迺保叙山
寨廣布爪牙以圖大舉南連汝潁北盡行山河朔之
勢成矣檄告中外九山谷城寨無不知有太司馬義
旅者殺賊後渡河而南上舉義復仇恢復三城聯絡
河朔疏畀以原官力辭不受惟願盡殺賊以報先帝
至蔭城山居金剛臺所經營諸寨如霍山之羊山桓
山等寨蘄水之白雲大旗等寨英六之司空張山王
簿等寨六安之蔭埠三尖四柱等寨汝息之任家張

庄麗家等寨光山之皂旗烏龍鷄冠等寨信陽之紅
旗等寨黃楊天台等寨麻城之獲生紫雲五腦等寨
商城之牛氏上庄等寨四百八十九處運籌決勝心
血為枯瘴癘飢寒濱死者數祖死母死妻妾俱死奮
不顧家拮据無成君子惜之以浮海來歸順天巡撫
楊鶚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
罷浙江巡撫黃鳴俊降浙江巡按任天成以許都餘
黨復叛處分未定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令
在朝浙臣具奏情形光先在浙風裁清卓以光斗第

故與阮大鍼有世讐。又首劾士英、大鍼，故借事陷之。朝右無敢為直言者。蘇松巡撫郝彪，獨言許都之變，突發于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事竣出境，聞變，遣還撫軍懸闕，一切調兵措餉，皆其宵旦拮据。變起，不一月，元兇授首，兩浙危而復安。乃今奉旨推求夫弄兵揭竿，至於破城據邑，其罪豈不當死。當日兵威所迫，賊已窮蹙，而後乞命，與陣擒無異。非誘降也。設銖鋤不力，養虎貽患，後來國難方張，又不知作何舉動矣。豈可反以激變罪之乎。于是大鍼并切齒。

吾內舉不避親耶

彪，雋陞解學龍刑部尚書，改兵部主事，凌駟為御史。巡按山東，便宜聯絡河南等處，起丁魁楚巡撫，承襄陞王滌巡撫，登萊越其傑巡撫河南，各僉都御史。其傑鄉科罷閒，以士英妹夫故起之。啟睿既觀望，改推杰燮，永吉赴任，無地皆不行，以保國例。晉東平伯劉澤清侯爵，又晉誠意伯劉孔昭侯爵，孔昭不受，又封福建總兵官鄭芝龍，南安伯賜麟，衣國弼薦用。欽案楊維垣為通政使，起蔡奕琛吏部右侍郎，內批補張捷吏部左侍郎，尋進尚書，補張孫振為御史，掌河南

道印孫振論劾蘓松巡撫初彪准貪奸且定策有異
 議詞連吳甦鄭三俊劉宗周等彪准罷去以易應昌
 為都察院副都御史郭維經為僉都御史起葛寅亮
 太常寺卿成勇福建道御史文安之詹事府詹事劉
 同升翰林院侍講趙士春翰林院編修寅亮安之清
 望素著勇以諫言獲罪直聲振天下同升士春忠孝
 世傳皆以劾楊嗣昌奪情與黃道周昌言去國者也
 陞賀世壽戶部督倉尚書起王志道戶部侍郎申紹
 芳督餉侍郎志道佐憲以監視內臣越俎參官廷諍

劉趙齊鳴
盛事

革職紹芳居官清慎因温體仁欲傾文震孟許譽卿
 文致遣戍至是雪之以禮部尚書顧錫疇祀海行命
 侍郎管紹寧署部事加大學士王應熊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賜麟劍開藩遵義陞張鳳翔
 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蘓松盧若騰僉都御史
 巡撫鳳陽若騰以海道著績擢不赴鳳翔因殺賊官
 薦至京者也九月予北京殉難諸臣謚大學士范景
 文謚文貞戶部尚書倪元璐謚文正左都御史李邦
 華謚忠文副都御史施邦曜謚忠介戎政侍郎王家

彦謚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謚忠貞大理寺卿凌義渠謚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謚忠節庶子周鳳翔謚文節諭德馬世奇謚文忠中允劉理順謚文正簡討汪偉謚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胤謚節愍給事中吳其來謚忠節御史陳良謨謚恭愍陳純德謚恭節王章謚忠烈吏部員外許直謚忠節兵部主事成德謚忠毅金鉉謚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謚節愍立祠賜名旌忠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鉉母章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李氏良謨

妾時氏孺人建坊旌表又予勲戚惠安伯張慶臻謚忠武襄城伯李國禎謚貞武新樂侯劉文炳謚忠壯左都督劉文耀謚忠果駙馬都尉鞏永固謚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謚忠愍李鳳翔謚恭壯鳳翔以降賊被殺者大同巡撫衛景瑗謚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謚忠壯總兵官吳襄謚忠壯特贈遼國公周遇吉謚忠武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贈刑部郎中李逢申太僕寺少卿諸生許琰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瓊中書舍人又先

時謚典雜
亂無章惟
三宗爲允
當

明季遺聞

卷二

三

後補子開國諸臣謚郢國公馮國用謚武翼濟國公
丁德興謚武襄德慶侯廖永忠謚武勇定遠侯王弼
謚武威長興侯耿炳文謚忠愍潁國公傅友德謚武
靖宋國公馮勝謚武壯永義侯桑世傑謚忠烈河門
王俞廷玉謚武烈東勝侯汪興祖謚武愍侯茅
成謚武烈濟陽侯丁普郎謚武節高陽郡侯韓成謚
忠壯東丘郡侯花雲謚忠毅丹陽縣男孫炎謚忠愍
當塗縣子王愷謚壯愍高陽郡侯許瑗謚忠節潘雲
伯胡深謚襄節御史中丞章溢謚莊敏晉府長史桂

彥良謚敬裕詹事唐鐸謚敬安祭酒劉崧謚恭介東
莞伯何真謚恭清平遙訓導葉居昇謚忠愍姑熟郡
公陶安學士詹同俱謚文獻又補予正德朝死諫諸
臣謚御史蔣欽謚忠烈兵部員外陸震謚忠定工部
主事何遵謚忠節刑部主事劉較謚孝毅大理評事
林公黼謚忠恪行人孟陽謚忠介李紹賢謚忠端俞
廷瓚謚忠愍李翰臣謚忠毅詹軾謚忠潔劉平甫謚
忠質給事中周璽謚忠愍指揮張英謚忠壯又補予
天啟朝死璫難諸臣謚副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周

明季遺聞

卷二

三

朝瑞御史周宗建袁化中李應昇俱謚忠毅黃尊素
 謚忠端工部主事萬燦謚忠貞副使顧大章謚忠愍
 蘇松巡撫周起元謚忠惠又補予建文朝死難諸臣
 謚文學博士方孝孺謚文正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
 卿黃子澄刑部侍郎張昺太常寺少卿盧原質給事
 中葉福俱謚節愍禮部尚書陳迪御史大夫景清大
 理少卿胡閏俱謚忠烈兵部尚書鐵鉉謚忠襄修撰
 王叔英謚文忠禮部侍郎黃觀謚文貞戶部侍郎卓
 敬御史大夫練子寧俱謚忠貞衡府紀善周是修按

察使王良俱謚貞毅編修王良太常少卿廖升俱謚
 文節刑部尚書暴昭左贊善連楹俱謚剛烈都御史
 茅大方御史高翔教授陳思賢燕府伴讀俞逢辰俱
 謚忠愍給事中黃鉞謚忠獻御史魯鳳韶參軍斷事
 高巍俱謚忠毅左拾遺戴德彝御史魏冕俱謚毅直
 知府姚善知縣顏伯瑋俱謚忠惠大理寺丞鄒瑾兵
 部侍郎譚翌俱謚忠愍都御史陳性善謚忠節燕府
 長史葛誠俱謚果愍刑部侍郎胡子昭謚介愍谷府
 長史劉璟謚剛節御史林英謚毅節魏國公徐輝祖

謚忠貞越雋侯俞通淵都指揮瞿能俱謚襄烈衛卒
儲福謚貞義都指揮謝貴荏得俱謚勇愍馬宜謚貞
壯朱鑑謚壯烈皆允給事中李清請也又先後補
右都御史沈子木謚恭靖工部尚書沈做价謚襄敏
副都御史張瑞謚清惠禮部尚書董其昌謚文敏大
寵謚文端孫承宗謚文忠太常少卿鹿善
繼謚忠節禮科沈胤培疏請立中官舉經進定期儀
謂今永巷無脫簪之傲墜峒鮮問道之謨嘖笑或假
借於從龍而廉遠堂高之義不著是非或混淆於市

虎而陰陽消長之閑可虞陛下誠思此身為祖宗付
托之身先帝之大仇一日未復即九廟之神靈一日
怨恫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先自官闈始則選
立中官為第一義經進業奉明旨尤祈汲汲舉行或
召詞臣詢經史或召部臣考政治而時令臺諫之臣
陳得失官中萬幾之暇披覽資治通鑑及本朝寶訓
等書以知前代興亡之迹祖宗致治之由至於朝儀
多闕大典未光如朝門不應奏樂而奏樂各衙門應
奏事而不奏事凡若此類並宜申飭戶科吳迺疏請

有卧薪嘗胆之恨然後有沼吳之霸業有起舞擊楫之忿然後有山負之事功古今類然此疏言言石畫

憂勤節愛言國耻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彌甚舊都草創一事未舉萬孔千瘡憂危叢集又况畿南各省是處旱災兼之臣鄰消長多虞將帥玄黃構象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做祖制早午晚三朝勤御經筵面詔時政親近儒臣朝期無更傳免而又躬崇儉約尚茅茨而省工作嚴爵賞而重名器銷銖必恤俾佐軍興諸凡無菑之征一舉報罷被災之地確覈酌緩墨吏必懲蠹胥必殛根本之計孰大乎此大理寺卿鄭瑄疏存蘇松兵備程珣會珣

渾身伯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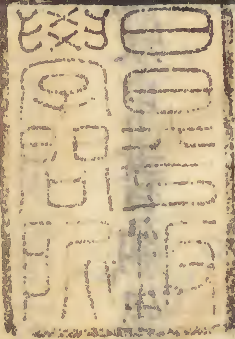
與鄉宦彭歌祥妾杜氏通情事敗互許聞於士英即於疏批重處杜贈珣詩有云為憐貴客芳心醉欲訪仙郎帆影遙時共傳之中旨拔福建副使郭之奇為詹事府詹事內批補梁應奇為給事中王愷鄭瑜為御史召賄降敵賊錦衣都督劉喬至京仍補原官初左良玉恢復斬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土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誑先帝復職至是用之以陳盟謝德溥為禮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余颺吏部文選司主事晉何騰蛟兵部

侍郎兼會都御史巡撫湖廣追奪川撫張諭平奢西捷功加准撫田仰兵部尚書世廕錦衣指揮使仰屢疏請餉弘光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澤清通融措辦時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極其壯麗四時之室俱備偕擬皇居休卒淮上無意往死仰與其事但知請餉不知餉之所用仰故馬士英私人也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又詔行納貢例廩生納銀

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皆以助軍興也時為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廩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所克終着送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於市籍其家遠近為訟冤云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二卷終

